

历史曾经存活的空间
正在被瓦解

兴化八镇

记录：乡镇社会的解体与重建



费振钟 著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非外借

历史曾经存活的空间
正在被瓦解

记录：乡镇社会的解体与重建

兴化八镇



费振钟 著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兴化八镇: 记录: 乡镇社会的解体与重建 / 费振钟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9
ISBN 978-7-5594-0351-3

I. ①兴… II. ①费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95903 号

书 名 兴化八镇: 记录: 乡镇社会的解体与重建

著 者 费振钟

责任编辑 黄孝阳 王 青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南京捷迅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8.87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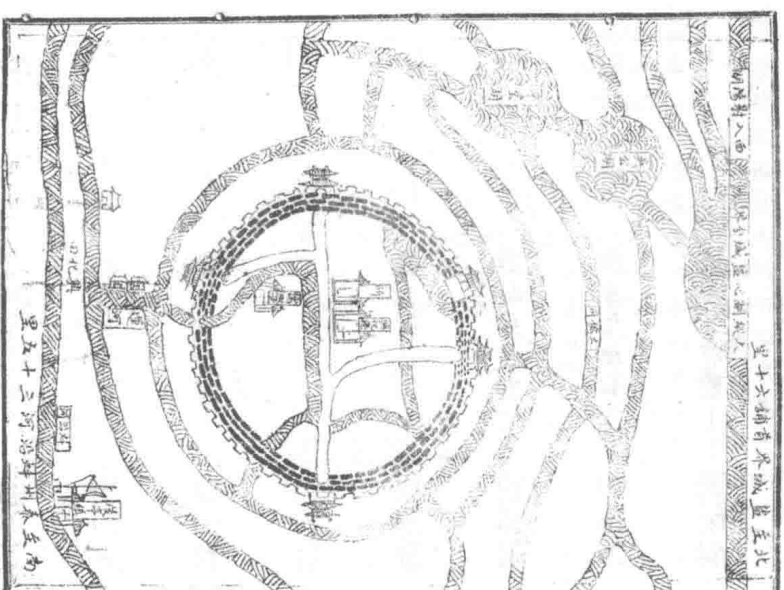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 191 千字

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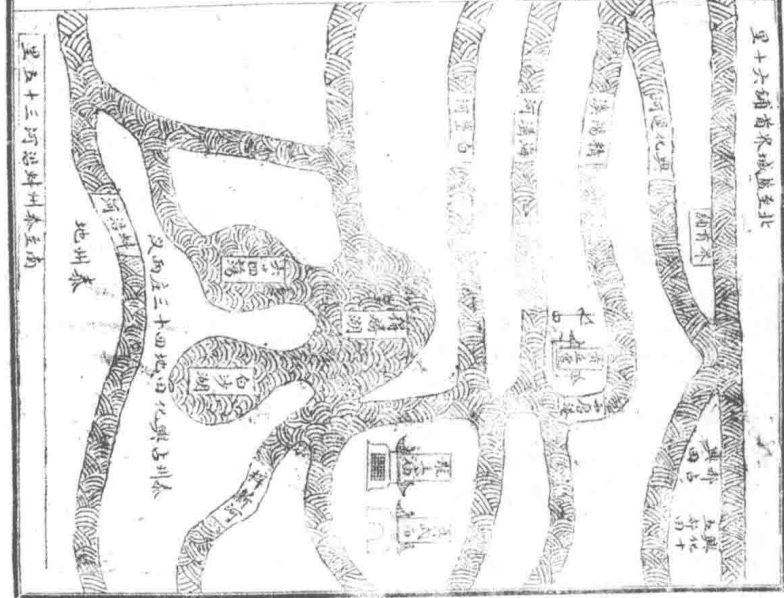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0351-3

定 价 32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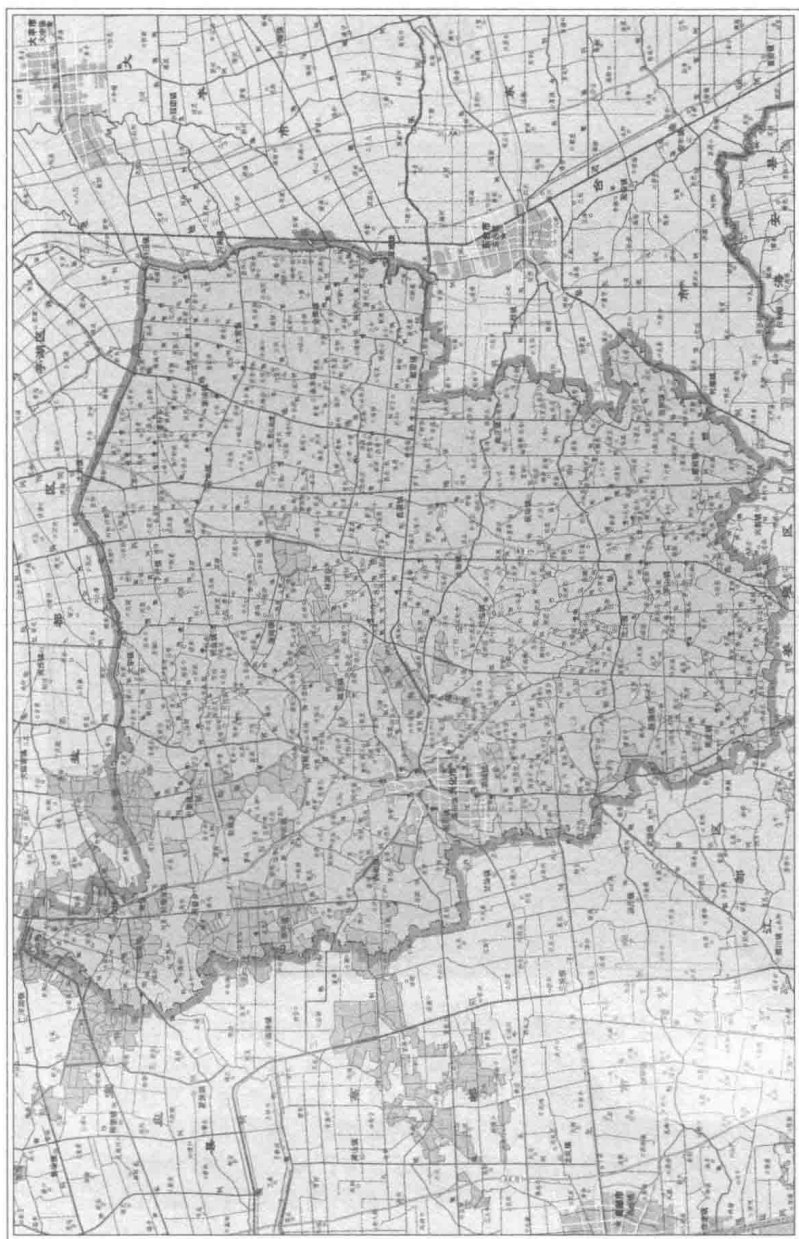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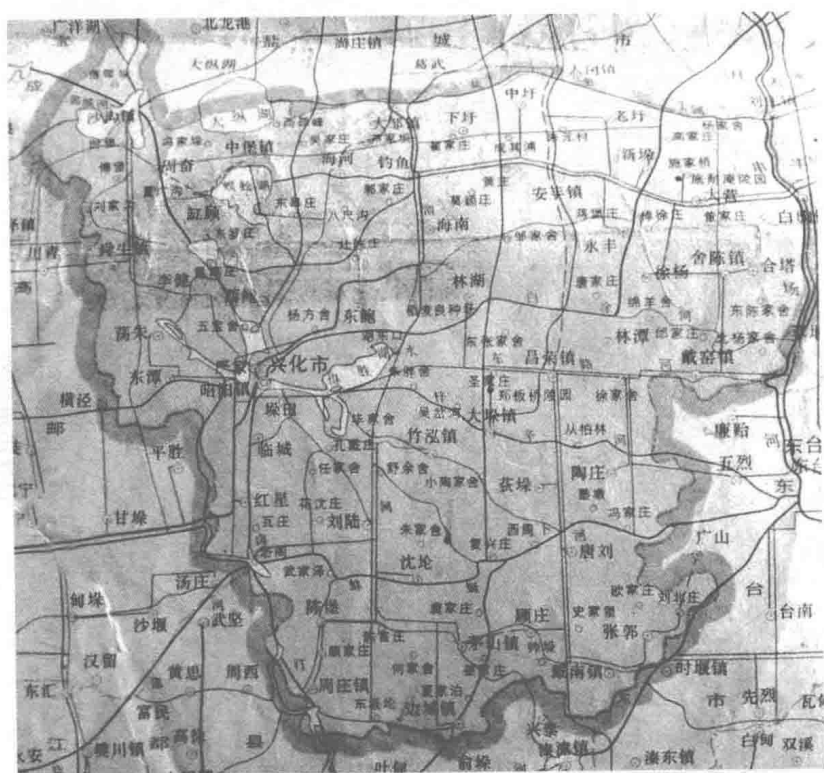
興縣志 卷之一



万历兴化县志图



兴化市水利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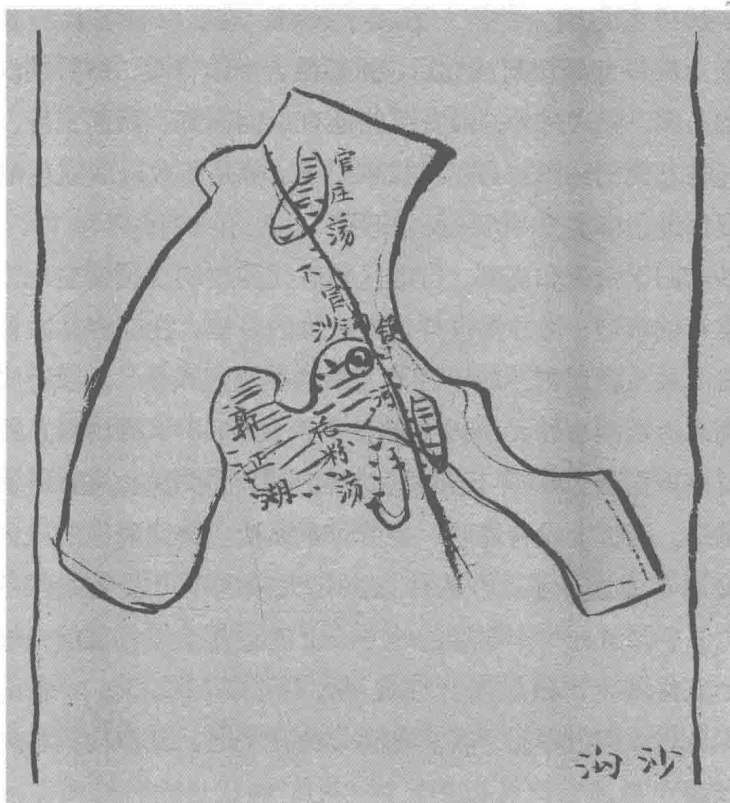
兴化区域图

目 录

一	沙沟镇——渔业与士商	1
二	安丰镇——圩田与乡治	35
三	钓鱼镇——粮食与种植	80
四	戴窑镇——窑产与乡贤	117
五	竹泓镇——工匠与手工业	150
六	垛田镇——风景与生态	189
七	茅山镇——风俗与信仰	220
八	边城镇——抵抗与重建	255

沙沟镇

——渔业与士商



沙沟镇：兴化西北乡。原属盐城县，亦曾属过宝应县和高邮县，1949年划归兴化县。现辖 10 个行政村，4 个社区居委会，人口 2.86 万，面积 70.48 平方公里，耕地面积 4 万亩，水面面积 5.1 万亩，其中湖荡河沟与鱼塘分别约为 2.9 万亩、2.19 万亩。境内有郭正湖等“两湖五荡”，主要河流为下官河。

在兴化地区接近方形的版图上，沙沟镇像在它西北角上特意挂上去的一块拼板。如果不是出于行政上的偶然机遇，沙沟不一定会成为兴化的一个镇。

1949 年以前，沙沟一直属于盐城，有官修盐城县志可以查证。1949 年新政府成立后，重新整合乡镇行政，那时候沙沟镇的归属，除兴化外，最有可能还有南面高邮、西面宝应，也许还有北面的建湖。当年沿盐阜一线，曾是新政府成立前的武装根据地，事实上“抗日民主政府”也曾在 1946 年和 1947 年将沙沟归于宝应和高邮。行政区随时代和政制变化而变化，原是常有的事情，像沙沟这样位处边缘的乡镇，往往容易因管辖需要而被重新切割。1949 年 6 月沙沟镇划入兴化，并没有成为特别有影响的事件。1956 年的沙沟乡及 1958 年的沙沟人民公社时期，直至 1980 年代复镇，沙沟与其他乡镇之间的联系非常稀疏。经济上没有通联，是当时乡镇社会彼此隔绝的主因，仅交通不便这一条，沙沟作为兴化大镇也不可避免地声名难彰，似乎隐藏在一个很远的地方。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，每天早上兴化城有一班航船开往建湖，沿下官河北行，中途出境时，会在沙沟镇停船下客。时间大约在午时，来沙沟的客人，还赶得上到渔市口石板街饭馆，吃一顿这里的鱼鲜或湖荡野味。但到西北方向去的人实际不多，带回来消息也稀缺。对我个人来说，有关沙沟只有四十多年前的一点印象。中秋以后直至冬月，常有装满莲藕的木船从北面驶来，停泊我们镇子桥口，然后从船上起下一篓一篓泥藕。在河边空地上挖灶，架一口带甑子的大铁锅，将藕洗得雪白，投入甑中，过两个时辰，藕便熬熟了，飘出一片莲香，引得镇子上姑娘媳妇们都来买食。一条船卖空，又会过来一条船，直到河上开始封冻，人们

遗憾地说，沙沟的烂藕船回家了。

人们对沙沟的真实形象不甚了了，因而缺少认同感。沙沟人心理上保留着与其他乡镇的距离，这在长期匮乏地方共同体意识的时代，属于普遍而又正常的现象。从上个世纪末开始，随着“全球化”带来的危机感，发现“地方”，重建地方知识，成为共同体文化认同的需要，已经隐藏深久的沙沟，这才进入人们的视野，也进入了新的地方叙事之中。有人用“寂寞”来形容沙沟默默无闻，而有关古镇沙沟的各种讲述，更像一种文化解密。

按照这几年我在兴化地区的观察和理解，兴化乡镇社会的构成及其历史文化，离不开水域和移民经济两大要点，从这两点来看沙沟，无论是典型性还是丰富性，这个边界市镇，其社会文化和历史内涵，远超我们所知。

兴化为里下河地区水乡洼地。里下河位于江苏中部长江以北，是一块由西边里运河（里河）、东边串场河（下河）、南边老通扬河、北边苏北灌溉总渠，四条水系切割出来接近方形的区域。由于里河与下河地势都比较高，两河之间的区域，就成为一个洼地，如同一口平放的锅，兴化正好处于区域中心的洼地底部，俗称锅底洼。洼深水多，平地之外大部分是湖荡河沟。从西北的郭正湖、大纵湖，往东南至吴公湖、平旺湖、乌巾荡、缩头湖，直到六十四荡和白沙湖，连续的湖荡当年几乎覆盖了兴化四分之三的面积。这些湖荡都是海边潟湖退变形成的，潟湖的水文遗留，在兴化以大纵湖与缩头湖最为典型，其中又以沙沟最为密集，它有以大纵湖为主体的“两湖五荡”，是兴化水域中最大的一片。如果说整个兴化是锅底，那沙沟就

是锅脐。因此，沙沟虽处于行政边缘，却能代表兴化地区地理主体形态和特征。兴化由湖荡河沟地理环境和条件形成的水域经济，主要为传统的圩田种植与水上捕捞，仅以沙沟镇渔业而论，就可以整体反映兴化地区建立在水域劳动基础上的物质和生活方式。

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一则私人笔记，向我们展示了沙沟的另一种社会情景。前沙沟镇杂货布店“鼎升恒”老板陈毓秀的孙子、民国学者陈邦贤，在他的《自勉斋随笔》里记录了小时候听到的一条民谚：“金沙沟，银时堡，中堡庄的银子动担挑。”按他讲述，太平天国占据江南时，江南世家望族和富商大贾们，集体逃难到“自古好避兵”的江北里下河地区，给这里带来巨额财富。水草茂密的沙沟，和它东南邻镇时堡、中堡，分享了这一“外来之财”，从而成为本地区三个富有的乡镇。邦贤一家，从他曾祖父起也是十九世纪中期洪杨叛乱时，从扬子江南岸镇江移民沙沟的商人。他的记忆中最接近史实的部分，则在说明沙沟社会经济中坚来自于外来移民。尽管沙沟在古射阳湖沙丘上立镇，可从元末明初直至近代，移民家族源源不断，在这里生生不息。从沙溪、石梁到更名沙沟，发展为成熟的商贸型市镇，其社会财富却是这些移民家族长期积聚的结果，而一夜骤富的民间传闻，无疑给沙沟蒙上一层秘密的面纱，遮蔽了沙沟的行藏出处。

始于2011年6月的兴化各乡镇观察与调查，我首先选择了沙沟。

选择沙沟，并非因它的陌生感带来的好奇和悬念。具体理由有两点：第一，沙沟镇是兴化地区唯一保存得较为完整的乡

村市镇，其商业建筑和民居建筑以及街区（社区）等设置，不仅有着典型的江北乡村的生活风格，而且是该地区乡镇社会形态的呈现，是难得的乡镇历史范本。它的类比性，可以用来支持和证明本地区乡镇社会发展的进程和经验，因此有着既独特又具普遍性的观察价值。第二，沙沟镇作为一个“文化古镇”，它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被观看，也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一种乡土情绪的共鸣，而是乡镇在工业主义和城市主义双重夹击的压力之下面临分崩离析，那么沙沟何为？沙沟长期的历史经验还有没有应对现实的价值，还能不能从这些经验中重开传统创建乡镇？我不能预估我的观察结论，但这两个理由至少让我去沙沟之前有明确的目标。

6月29日早晨，余延瑞和我一同乘车前往沙沟。

余延瑞是我1977届高邮师范同班同学，毕业后在本地报社工作。他所在报纸最早叫《兴化农民报》，以报道乡村为主要对象。后来报纸名称改了，但作为记者和编辑，余延瑞自然对乡村非常熟悉。另外，余延瑞最近几年专注于地方志研究，搜集了不少地方资料，这对我的沙沟之行多有帮助。

刚进入夏天不久，天气已见燥热。我们从兴化城西北乌巾荡出发，过南官河大桥，很快就上了兴沙公路。本来我们是想沿下官河去沙沟镇的，但下官河沿岸没有公路，兴沙公路要向西绕道李中镇，再从李中大桥转向往北的沙昭公路，这样才能到沙沟镇。沙昭公路西侧为李中河，路面临河，从青杨树后面可以看到河上水流和游荡的麻鸭。李中河是1970年代新开的生产河，也能行船，1980年代前有些小帮船利用这条河道来往于兴化沙沟之间。

不能走下官河，一路总是念念不忘。《兴化水志》记载下官河南起昭阳镇（兴化县城西北），北入沙沟镇，全长 28.6 公里。其实下官河从乌巾荡开始，在黑高村进入平旺湖，再从西罗村出来，到达崔垛村时，似乎分成两条河道，窄的一条支流向西，到周奋（时堡）乡止，这里从前或许就是沙沟南荡前面的时堡荡了。宽的主河道则斜走西北，入沙沟南荡东南口，沿南荡到达沙沟镇东。所谓“官河”，应该是由地方政府开凿的河流。下官河这六十里水路，在没有公路之前，是沙沟与兴化之间的主要航道。想到四五十年前，那些南下卖烂藕的沙沟人，就是从南荡出发，张帆摇船，分别从下官河两条水道逶迤行来。那时候，起早带黑花一天时间，大概也就只能到乌巾荡收舵，第二天才继续南下吧。我这里叙述出来，既为了明确沙沟的地理，也算弥补不能沿河行走的遗憾。

在车上，余延瑞告诉我，《盐城志》里面写到沙沟最有名的食物，是用九月鲜莲藕做成的藕夹子。他又说，沙沟现在最出名的却是一座厕所。从一些砖瓦实物考证，这座厕所最早建于明朝。厕所主人姓陈，本镇商人，他有个奇怪的绰号，叫陈黑鼻子。厕所起初只是陈家私人使用，到陈黑鼻子主持家务时，改成收费公厕。厕所的外观样式也改成中西结合的建筑，本地人按称呼洋货的习惯，叫它“洋厕所”。这是民国初年的事情，从前的商人陈家似乎家道有点中落，需要开辟财源，他便将私厕改为公厕。收费多少不见记录，但收集与出卖粪便给农民，则肯定是一项固定收入。皆因此厕在本镇中心市面繁华之地，商旅往来，如厕者很多。有钱的商人，即使便溺，也是要有享受的。所以，陈黑鼻子的厕所在沙沟镇独领风骚，设有茶几，面盆，水烟袋，香炉里焚着香烟，粉壁上甚至还可能挂

一两幅字画，全不见粪水的肮脏与臭气。这么高雅的去处，自然吸引众人。沙沟陈氏厕所，并非因公共卫生史而留名，而是市镇社会一项“高档消费”。

陈氏厕所这个“文化”细节，让我还在去沙沟的路上，就已提前进入对它的“历史观察”当中。二十世纪初期，当中国乡村仍在传统秩序中运行时，沙沟这个僻处一隅的古镇，却能够通过一座公共厕所，向人们表明它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模仿。公厕属于城市社会，与乡村自然化排泄文化不同。公厕是现代市政的产物，代表了城市社会现代生活（据调查统计，那时沙沟镇共有公厕六十多座）。陈黑鼻子尽管可能不太受人尊重，他对城市的向往和接受却是沙沟人中表现得最突出一个人。从他的个人行为中，我们不难发现沙沟镇城市化的风向标。其实，至少在中国南方乡镇，它一直是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边界，保持乡村传统，却又可能通过商业经济，自主地向城市靠近，承认城市现代社会生活，这是近代以来的一种常态发展。

沙沟镇受十九世纪江南城市移民因素带来的影响，显然城市化倾向比本地区其他乡镇要明显，公共厕所的改建，以及产生的消费效应，就是一个有趣而形象的例证。而陈黑鼻子并非得时代风气之先，他不过是在灵敏的商业嗅觉之下，顺应了来自城市的影响。

巧合的是，与陈氏公厕出现差不多同时，也就是1918年，沙沟按现代行政方式，正式设为沙沟市。当时沙沟人口三万左右，这既符合中国传统市镇的规模，又可与现代城市定义接洽。独立的沙沟市维持了多长时间，《盐城志》里没有具体记录，但无论如何，一个“市”的行政概念，已经在这个水草中的乡镇建立起来了。而陈氏公厕顺理成章成了“市政地标”，

尽管它是由私人经营。

车行近一小时，我们到达沙沟水域，在南荡西侧停下来辨别道路。过去的南荡，是沙沟水域进口。根据有关方志知识，南荡既是沙沟镇的南入口，又是沙沟镇的水上屏障。南荡面积最大时达十多平方公里，春天涨水的时候，芦苇遮天，水草丰茂，沙沟像岛屿一样，在绿波与青苇中乍隐乍现。这是十九世纪《盐城志》对沙沟南荡的记录，离现在才两百多年。南荡的变化，应该开始于1970年代的围湖造田，此后南荡水上面积不断缩减，现在剩下的最后两千多亩水面，也面临危情。据说一项光伏工程已经正式立项，用不了多久，南荡可能就会消失在一片金属的光芒之中。工业主义的步伐就是这样快速到无情，如果没有谁来阻挡，那么我们在南荡边的伫足，也许就是最后的凭吊。在南荡，我们一时无法找到进入沙沟老镇的途径，新修的公路割断分散了南荡与沙沟之间的联系。过去我们这里人有依水目视和判断方位的习惯，但在公路网里，以水为标志的单一的空间视角，对我们的眼睛不再有效，所以，我们有点迷路。

其实，我们已身在沙沟新镇。新镇区的位置，从我们停车处，向北越过盐沙公路，直到老镇南大河之间。这个位置，就在南荡北部填平的土地上。与其他乡镇一样，沙沟新镇也是在横平竖直的大路两旁，堆积两三层楼的商业建筑。这种看上去整齐划一的设计，省事却无任何设计含量，不仅使乡镇形象缺少个性特点，也使乡镇仅仅成为一个大卖场，嘈杂混乱，不具居住和生活价值，更没有任何建筑空间美感。所以，我们在这里找不到沙沟，就不仅仅是方位问题，而是确实无法识别沙

沟。于是，决定先去镇政府。镇政府在哪儿？问路口摆摊的中年男人，他说不出地址，只用很浓的宝、建腔（这里的方言混合宝应与建湖话）说：“倒回去倒回去，从那边走。”

沙沟镇政府在新镇区中心，面朝新开的人民路，高高门楼里面的主楼建筑，与兴化各乡镇政府大同小异，比较特殊的是，政府院子后面有一块不小的水塘，围绕水塘两侧修了回廊，种了山东大青柳。透过回廊外墙，可以看到外面几块洼地，长着多丛芦苇，显然是南荡的遗留，令此处多了一些乡野风光。

1999年撤乡并镇以后，镇一级政府也有统一规范，都设有正规的会议室和接待室。我们到接待室等候镇委书记杨成南，杨书记还在开会，就和负责本镇宣传的赵委员和文化站武站长聊。赵委员取来一本印工不错的图书《历史文化名镇沙沟》，说沙沟的历史情况书里都写了。这本图书，刚做了几本样书，还没有来得及出版推广。听他这样说，我就向他们要了电子文本。聊过大半个小时，见杨书记会议一时半会儿不能结束，我们就请赵委员和武站长带我们去老镇子。重新上车，车子没有从镇政府西边的中心大路走，而是绕道东边，从小路过了镇南大河上的两座桥，直接到达老镇南端石梁村。

老沙沟镇内有四个居民委员会和一个行政村。四个居委会分别叫民主、团结、繁荣、兴隆，按居住街区划分；一个行政村则是由南星、垛田两个自然村合并而来。这种居民与农民混住形式，为兴化各大乡镇所共有，只是沙沟镇居民比农民数量多。石梁作为沙沟镇区内的行政村名，是最近的事，这个名字来自沙沟旧称。赵委员介绍说，在调整合并自然村时，启用石梁旧称，是为了延续沙沟的历史传统。六百年前，沙沟镇叫石

梁镇。现在将石梁村视为沙沟镇的“门户村”，其中既暗含着一种复古的自豪，也希望扩大它的名气和影响。要说石梁是沙沟镇的门户，也非今天的看法，沙沟在它更叫做石梁的时候，因其特殊的人文原因，对外已是一个响亮的名字。有关这一点后面再叙，重要的是，石梁村较之其他四个居委会，更有可能代表沙沟气质。沙沟镇的社会成员，其主体为姜、赵、刘、王四个族群，又以姜姓为首，不仅人数最多，而且拥有的资源和地方影响最大。石梁村或许就是姜姓最初来到沙沟的立足之地，直到今天，姜氏每年一度的祭祖活动，都在石梁村姜氏家庙进行。石梁村的行政权力，也掌握在姜氏手里。

对于我们观察老沙沟，石梁村还只是个引子。只有走过南大街，走过姜家巷，走过前大街后大街，走过渔市口石板街，走过儒学巷、赵家巷——这才可以深入到老沙沟的肌理之中。正当我们在镇南一带穿街走巷，到达姜家丁字形巷口时，书记杨成南结束会议赶过来了。

在乡镇一级官员中，杨书记是我见到的少数古道热肠的人。他给我的感觉，怀有一些“新田园主义”理想，真心想保留沙沟的古老形象，使沙沟成为一个有乡土传统魅力的乡镇。他不是沙沟人，能有这份心思和情怀，让我对乡村基层官员增加了不少好感。

在兴化诸多“后发展”乡镇中，沙沟由于地理偏僻，其现代化发展滞后，也因此沙沟镇在其他乡镇纷纷开发拆建时，有幸保留下它的大部分明清建筑，甚至几个老街区风貌依旧，能够完整体现历史上沙沟的富足。这不仅是一种物质遗存，而且也是一种乡镇历史场景的记忆，一种乡镇社会观念的存证。在当下乡镇经济整体进展过程中，沙沟无法不去适应发展的需